



# 雪晴

◇毛道

在北国的冬季,下雪似乎未以为奇,倘若不下雪,反倒成了稀罕事。我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雪当作冬天的符号。对于冬的判断,我正是从第一场雪认定的,而不是呆板的气象意义上时令的到来。毕竟农人在农事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是对全国大部分地区适用的,像青海这样的内陆高原好像只有冷暖两季,不甚分明的四季无法遵照自然的时序来显示阴晴雨雪。然而,它并非一无是处,越是这般别出心裁、自成一派,越能给人出奇制胜、耳目一新之感。

今岁的初雪比去年迟了十多天,可它总算还是如期降临了,既没有人对它下信誓旦旦的承诺书,也没有人强烈要求它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声以昭示自己的忠诚,它就那么自觉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古人说下雪是因为“封六巽二弄干戈”,又说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反正我没有那双“慧眼”看到,我只看到的是第二天早上遍地、满树枝、全屋顶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像筛了一地的细盐,像铺了一地的碎银,像盖了一地的棉毡,那么晶莹剔透,那么洁白无瑕。

它的脚步多么轻盈,动的声音多么柔软,飘的姿势多么优雅!就在一个秋风萧瑟、百木凋零的季节,一个星光惨淡、虫鸟低吟的夜晚,从昏黄的街灯下、匆匆的车辆旁、薄雾的暮气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降临了。当然,这时候的人们多

半围在了自家熊熊炭火的铁炉旁,躺在了舒适的沙发上,喝着小酒,看着电视,或未察觉到它神秘的身影。只有饥渴难耐的沙土蘸着消融雪水的甘甜,道出了发自肺腑的、圆润浑厚的致意。它总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对于它的驾临,我有说不出的欣喜和激动。

当第二天清晨一缕明媚的阳光透过窗纱向我射过来时,我俨然感受到了雪后的晴朗、舒心。湛蓝如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的遮掩,只有别样温情的阳光透露着如春的惬意。这样的天气,不像我们家乡阴云笼罩三五天或长达半个月,挤不出一片雪花来,相比之下,这里的雪又显得多么干脆洗练,多么痛快淋漓,一点也不扭捏,一点也不矫揉造作,与当地人的豪爽、率真可以互为映衬,这却不是虚话。

我喜欢雨雪带给空气润泽的气息,尤其在青海的冬季,倘若不下雪,不仅面临干燥的侵袭,风沙的肆虐,而且好像在啃风干了的馍馍、品没有茶叶的开水、吃味同嚼蜡的饭菜,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索然寡味、俗不可耐。

此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千两百多年前居成都草堂的杜甫形象。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杜甫弃官到秦州,又辗转经同谷到了巴陵。到了第二年春,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不料到了次年八月,秋风扫荡,大雨又接踵而至,自己尚且食不果腹的诗人,联

想到安史之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万方劫难,长夜难眠,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篇千古传诵的诗作。十月初,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拜谒诗人草堂,刚过去近一月,又飘下了一场冰冷沉重的大雪,对于正在极度贫困中挣扎的人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可惜我没有他那神来之笔,只能在声声的叹息和良久的思索中越发激起对先贤的崇敬。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我们虽然难以想象在两千多年前经济社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但可以预知的是,亚圣孟子必定也是在经受雨雪的考验、饱尝人间的冷暖之后,发出了推及“仁政”“王道”的召唤。先贤们总是以感同身受的责任感和为民请命的使命感思考当今,顾及天下,他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导师,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世界遗忘。

毕竟,雨雪是无情的,它的出现总是穿着冰冷、寒凉的外衣,与人的体温中和交换之后,余热也就所剩无几了。而雪后的阳光却是热烈的、奔放的,它是在发泄了郁结已久的愁闷后留下的坦荡和真诚,带给人的感受总是温馨的、惬意的。植物需要它,人也需要它。人间需要多一些阳光,少一些雨雪。我想,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声。

与其这样,我倒希望不下雪的好,免得增添无尽的烦恼。

## 在雪泥里撒点儿野

(外三首)

◇德乾恒美

夏日黄河源头岸边

每年如期举办一场交响乐  
所谓观者,大抵一群官员  
农民、市民和牧民是没地儿看的

有那么一天  
在连绵的雪山间  
人们抬头遥望纯净的雪山  
身子骨滑入黑土滩的雪泥里狂欢  
那一定是一个摇滚音乐节的现场

卢旺达边境孤儿院的孩子

我在网上听到了他们欢快的合唱  
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个瘦弱的黑孩子  
拿着大汤勺搅动玻璃杯里的白砂糖  
脸上露出微笑,就像我们贫苦年代  
长辈们给我们一颗水果糖一样欣喜

迟暮之年的青春跳动

时间过了51年11个月零5天  
城市的上空已然没有了野鸽子  
一股热风穿过马路,河流污染  
一群群人躺在阴凉的地方睡觉  
一个14岁的小女孩嘴里含着棒棒糖  
走过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身边  
老头儿神情恍惚,右手微微颤抖  
好像想起了一件难忘的事情

为什么哭泣

哭泣  
是人与生俱来的简单行为  
不需要学习,生来就会  
就像置身黑暗会莫名恐惧  
就像喝多了酒会满嘴胡言  
就像叹息、就像打喷嚏、就像爱怜  
作为灵长的人类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么,人为什么要哭泣和流泪  
流泪对人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这个问题  
困扰了人类几万年

## 四月之祭

◇毛宗胜

那场透雪或透雨  
顺着四月的脸颊  
汨汨滔滔流下来 流下来  
长着黑鬍须的四月  
五谷入土后不久  
酣梦 起了个头

生无所息的庄稼  
拒绝克隆 拒绝转基因  
生是一种悲怆和砥砺  
死是一种蕴藉和风流

文明旗帜被风扯动  
还有宗教和道德的风帆  
恰似乡间野曲  
高高扬起 被信念鼓舞  
从古至今 从民族驶向国家

是谁在四月  
生命交响中的一个片段  
腌制思想的潮涌  
春心萌动之时是谁  
悄然疑虑思接千载  
期冀 失望 泪落如雨



(上接5版)在当时的情况下,恢复民间藏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甚至有很多搞文化的领导都不能理解。但仁青加却认为,这是我们的基础工作一定要抓好抓实。

2012年以来,在仁青加的努力之下,民间剧团在逐步地得到恢复,剧团的生存状况有了极大的改观。目前全州有20个民间剧团,人数达到500余人,共有22个剧目。除了以前的江什加和浪加民间剧团以外,又增加和恢复了泽库县藏戏团、河南县乌兰牧骑藏戏团、尖扎坎布拉藏戏团、同仁县双朋西藏戏团等。并且还在逸夫中学、双朋西小学组建成立了少儿藏戏团。仁青加说,后续将进一步开展民族戏剧进校园活动,让黄南藏戏进入大学校园,目前剧团已经联络了青海师大,很快就能在省城的高校里看到藏戏的身影了。

怎样才能创编新的剧目培养新的藏戏,是仁青加多年来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做文化的人,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而不是片面或者泛泛地弄一些质量平平、艺术价值不高的东西出来应付差事欺瞒大众。

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个优秀人物,这是一个老题材,凡是有

松赞干布出现的文艺作品,都是以民族团结和文成公主为主线去表现的,按仁青加的话来说就是“老唐卡上新颜色”。在仁青加的眼中,松赞干布对青藏高原人类的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伟大和优秀的祖先,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这也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人物。他很遗憾目前国内还没有任何一部文艺作品能对松赞干布进行全景式的记录和挖掘,于是,仁青加就有了创作一部关于松赞干布的历史剧本的想法。

他从2004年开始准备撰写大型历史剧《松赞干布》的剧本,2007年,完成了剧本的创作。2007年至2012年间,他对剧本进行了数次修改,对剧中人物安排和故事情节进行完善,他甚至字斟句酌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细节,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目前该剧已经通过了专家论证,前期排练也已结束。2015年10月,从北京传来好消息,该剧被“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列为2015年度资助项目,将获得250万元的资助。并且该剧已被选为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参赛项目。

一剧十年,仁青加写这个剧本,断断续续地准备了差不多十年。《松赞干布》是青海省首部获得国家艺

术基金支持的作品,是安多藏戏的精品剧目,是黄南藏戏历史上的一种突破,松剧将于2016年3月在西宁首演。一剧十年,一个艺术家最不能缺乏的,就是严谨和细致的工作作风,深谙这一点的仁青加在这方面力求完美和极致。

### 六、前路,将永无止境

仁青加说:我的一生离不开藏戏,命运的安排让我和藏戏结缘。作为黄南藏戏的传承人,他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他热爱的藏戏事业。

在28年的藏戏生涯中,仁青加从事过主持、演员、场记、弹唱、灯光、舞台装置、音响等工作,他在不同的藏戏中饰演过大臣、头人等角色。他数次赶赴西藏等地考察观摩当地的藏戏,拜见了许多藏戏方面的专家取经学习。他取长补短,把其他藏区先进的藏戏理念和表现手法带回黄南,运用到黄南藏戏的编排创作之中。

他承担着所有剧本的翻译工作,执导过多部大型藏戏、小品以及歌舞节目,他历时四个春秋,写出了40万字的显密解说专著《藏传佛教圣像解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于

2011年底出版发行。2015年,他任总导演为甘南州藏族歌舞剧院排练了大型南木特藏戏《唐东杰布》,该剧进入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资助项目,在全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中荣获“优秀剧目奖”和“优秀导演奖”……

他的成绩是一种耀眼的光华,让人们仰慕。

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藏戏艺术也成就了他,因为成绩卓著,仁青加本人于2005年获青海省中青年文艺工作德艺双馨殊荣;2008年成为黄南藏戏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荣获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优秀中青年曲艺家等荣誉称号。他身兼数职,不仅是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的团长,而且还是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家协会理事、青海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曲艺家协会理事、黄南州戏剧、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

在我们寻常人的眼里,一个人有了这些令人瞩目的业绩,似乎是可以安稳地休息一下了,但是关于黄南藏戏,仁青加依旧有许多计划中的工作打算要去完成。

目前,他还在利用业余时间动手修改一本约46万字的关于藏戏研究的理论著作《中国藏戏概论》,

从文化的角度去谈藏戏。这本专著已经写了十年,是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史中的一部典论,目前还在修改和完善当中。

他计划把热贡民间传统的八大藏戏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改编,在剧本的语言、文字、结构、内容、情节等方面进行整理和规范,赋予古老的藏戏以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

他还计划在2016年开始排练歌舞剧《唐卡》,计划开始撰写大型历史剧《更登群培》的藏戏剧本。

……

仁青加的家乡在同仁县双朋西乡,每年冬天,他都会带领三下乡的队伍回到家乡为父老乡亲们演出,为家乡的群众献上一顿丰盛精美的艺术大餐。双朋西乡曾经诞生了藏族文化史上的学术权威更登群培大师,更登群培是一位精通佛学五部大论的班智达,也是著名的艺术家、诗学家、历史学家和翻译家,为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仁青加以及许多与他一样的人们,正在沿着大师走过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跋涉着。我们相信,这条路可能不会很平坦,也可能走的很辛苦,但毕竟路在脚下,而且走着的人们正在踏踏实实、勇敢地无畏地往前走!